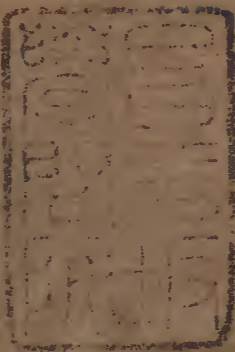


四書釋

論語 卷二



漢書門類			
二冊	一冊	六冊	八冊
冊	架	函	號

庫次同內	
二七	八六
函	冊
一八	二六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26
冊數	24 ( 6 )
函號	277 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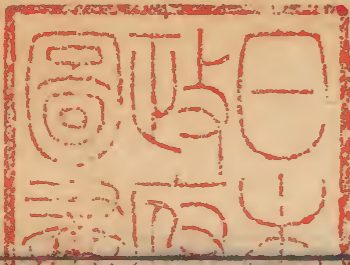
四書釋論語卷之二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第一

左傳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在註人如佾數服虔云每佾八人或問舞位必方豈有佾少而人多如此哉題鏡季氏八佾舞于庭作一句是記者記事而冠以孔子謂三字非孔子口中語但下是字正指舞八佾而言故先記于此下二句方是孔子語忍字從逆臣之安然敢為處直誅其心紹聞編忍字原臣子本心天理之不容昧者而言語類季氏初心也須知其為不安然見這八佾人數熱鬧便自忍而為之這便是過天理失其初心也愚按先王以名義限人原以限人之心使之有所不敢為不忍為而非以勢也凡論語說外面處便是說裏面處其說裏面處俱是說外面處不可畫分游氏曰人臣僭國君之禮是無君也陪臣僭天子

淺草文庫



之禮是無王也季氏以八佾舞其心遂無王矣紹聞編孰不可忍意有含蓄謝氏遂說出弑父與君雖有此理恐非聖人語意然敢借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亂臣賊子之萌皆由于忍而已呂東萊曰儒者之議禮每力爭于毫釐分寸之間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才再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才二尺爾由庸人而觀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迂耶大堤雲橫屹如山岳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為堤之損益然水潦大至勢與堤平苟有尺寸之土未沒則瀨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于尺寸之土焉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然則儒者力爭于毫釐分寸之間非迂也勢也

三家者以雍徹章第二

題鏡慶父之後為仲孫氏叔牙之後為叔孫氏季友之後為季孫氏前孟

懿子註孟孫即仲孫蓋魯桓之子莊公為嫡莊公蓋為君大夫不敢宗諸侯以慶父本庶子之長故曰孟孫氏然以慶父視莊公則已為仲也故又曰仲孫氏稱言開首直書三家者下接以雍徹早已不相干涉了此記者敘事之妙語類八佾只有添人數未有明文故只就其事責之雍徹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引詩以曉之題鏡雍詩之詞如燕天昌後之語者壽孝子之稱廣牡肆祀之典烈考文母之譽何一非雍詩夫子臨此二句全為辟公天子字樣駭人又曰將三家之堂著力喚醒奚取二字用微敲冷擊以出之方得神吻又曰取字條例多奚字方推勘得盡霸語不說三家僭竊只說奚取令三家亦索然無可回答語愈婉旨愈微無知妄作罪名使三家若可承又不得不承又實難自承見聖人立言之妙張南軒曰佾之用人著見于目雍詩相與天子之言著聞於耳皆不待究其義而可知胡氏曰禮記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

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僭天子。程子所以追咎賜受皆非也。周公立經制辨名分于臺釐。將行之萬世。身沒而犯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違之。豈非周公之哀乎。馮厚齋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惟三桓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沈虹舟曰。自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後世遂以僭於魯公之廟。隄防一壞。至以家廟之庭而亦為之。僭于魯君。即僭于天子。作俑者焉。得無罪。

人而不仁章第三

題鏡禮樂雖在外面全是一段真心發現。用禮樂者當求之本心。須提重仁字。仁是人心。和敬皆由心而生。心之敬和即自然無形之禮樂。自其心

之中正者流出儀文。自其心之和樂者播為聲音。此仁人之用禮樂也。翼註人孰無心。如何說人心亡矣。蓋心如穀種。仁則其生理也。若穀種無生意。不成穀種了。便是穀種亡矣。愚按用禮樂者自家心與身與禮樂合而為一。更無氣稟物欲在其中間。為之隔碍。日用之間無往不是禮樂。譬如用舟以濟川。用馬以取途。一般。在家則家齊。在國則國治。在天下則天下平。人心既亡。便與禮樂不相干涉。更說甚明。蓋用禮樂時。有一分未仁。便有一分隔碍。有二分未仁。便有二分隔碍。況全體不仁。更說甚禮樂也。詭類禮樂雖是好底事。心既不在自是呼喚他不來。他亦不為吾用。翼註雖用禮樂。却是襲取于外。不是從中流出。其如禮樂何哉。譬如穀種朽壤。如何生枝葉。雖剪絲為之。有何干涉。語類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鐘鼓鏗鏘之際。其於禮樂判為二物。如猿狙衣周公之服。一般。其如禮樂何。曰是如此。又曰莫說入佞雍徹。便教季氏四佞以祭也。無如禮樂何。

緣是他不仁了。心裏不恁地外面強做。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失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又曰。譬如不善操舟。必不奈一舟。何不善乘馬。必不奈一馬。何。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愚按禮便是那無錯亂底。樂便是那無阻碍底。聖人以仁義為體。以禮樂為用。以禮樂對言。禮有翕聚意思。樂有發散意思。然禮之文便是禮中之發散。樂之節便是樂中之翕聚。翕聚發散相須而為用。不可以相無者也。周未直是文勝。不惟發散渙散矣。此時無從說翕聚。且須收其渙散之氣。以為翕聚之漸。下章之寧儉是也。

林放問禮之本章第四

禮之本對繁文太盛而言。自當指心。然心雖是本。却不便是禮之本。須切定情。生文講。林放見當時行禮者繁文太盛而神不屬。故問禮之根本在

何處。學者從何處學起。從何處得箇把柄。夫子因其問而大之。蓋禮之關係原大。所謂大哉聖人之道。就大綱說。範圍天地而不過。所以有節宣之道。發乎情。止乎禮義。曰節。有一分情。便做出一分禮。有五七分情。便做出五七分禮。有十分情。便做出十分禮。曰宣。猶之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也。就分析說。曲成萬物而不遺。所以有調劑之道。情與文相濟。曰調。情有餘而文不足。則益其文。以副之情。未至而文不可少。則勉於情。以就之。曰劑。猶之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也。要之必有所謂發育萬物者。而後三百三千有所寄。而立所謂禮之本也。繁文盛而情不至。而禮遂為虛器。只林放問禮之本時。便覺三千三百之禮。都是活物。依然見範圍天地。曲成萬物之意。故曰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禮之全體只是情文相稱。所謂禮貴得中者也。但就繁文太盛時看。則寧抑奢以崇儉。此中便有節宣調劑之意。在滙悉儉不可謂即本也。然其去本不遠矣。然猶恐放之

未達也。故又專就喪禮上。指出一戚字以醒之。此人心最真切處。禮之本。乃和盤托出。語類冠婚祭祀皆是禮。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謂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問註易為治何也。曰古人做物。滑淨無些礙處。便是易。在禮。只是太滑熟了。生固無誠實。太滑熟亦便。少誠實。又曰天下事那一件不由心做。但儉戚底發未盡。在奢易底發過去了。譬之於花。只是一箇花心。却有開而未全開底。有開而將離披底。那儉戚底便猶花之未全開。奢易底便猶花之離披者。又曰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為是。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愚按得中恰好者。表裏相應之謂也。寧儉寧戚。仍要歸到得中處。方合節宣調劑之意。沈虹舟曰。同一返本之意。子成捐棄一切端木所以惜之。林放涵蓋一切。夫子所以大之。

夷狄之有君章第五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相聚為羣。擇異己者而聽命。此君之所由始也。有聖人者立。則能提挈綱維。申明政教。禮樂征伐。本道以出。而一道同風。徧於天下。此極盛之君也。繼世而立。普天率土。共戴吾君之子。忠藎輔導。賢能効職。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天下臣民。畏名守義。此中葉之君也。提出君字。便覺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如在目前。夫子要就這上面整頓起來。即不然。但留得君之名分在。亦還提掇得起。張南軒曰。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傷嘆。以為夷狄雖政教所不加。然必有君長。以統莅之。然後可立。不似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義之所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惜矣。此春秋所為作也。愚按諸夏無君。不止臣下僭亂。亦是為君者。無以收攬約束之。蓋當時君臣上下。皆趨於渙散。而全無翕聚之意。若裔夷荒徼。累譯不通之域。本其自然。必有主

臣令出于一而下莫敢于夫子嘗欲居九夷而卒不果者蓋據心腹易以達四支由四支難以至心腹夫子惓惓於諸夏其以此也歟

季氏族於泰山章第六

語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接如何祭得他題鏡太山在魯封內惟魯君得祭此意宜先提出倪新安曰祭山曰旅書曰蔡蒙旅平九山刊旅徐思曠曰此節數意須分賓主看救其陷於僭竊之罪是正意輯語能弗能只論冉子自己不論季氏之從否此是聖賢行義正傳孔明之不逆睹成敗利鈍文山之父母病雖不治而必下藥皆此志也與字直而不屈乃怪問之辭非婉商語題鏡須得激發口氣張南軒曰或疑季氏雖天子之禮樂亦且僭之何有於諸侯而孔子欲救之意者當冉有為家臣之時初有旅太山之事夫子欲其救之以為之兆而冉有蓋不能也條辨天子所謂能弗能

責在冉有身上說冉有所謂不能却諉在季氏身上說題鏡按上弗能順口說出誠哉弗能語氣決絕滙叅夫子無限幽憤盡在嗚呼二字中直是警銷意盡下特更與打破後壁耳若通下句作一氣讀便少會心說統季氏舞八佾歌雍徹其不畏君審矣而惓惓於泰山之旅則其心猶知畏鬼神也就其畏鬼神之念即以鬼神之靈爽惕之見得越分罔上明有人非幽有鬼責鬼神必不享非禮之祭則亦何益之有沈虹舟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故只深嗟長嘆使知其無益而自止取準不遠卽林放可悟張南軒曰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乎蓋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有所不安也謂神其聽之乎沈虹舟曰舉世茫昧士之卓然不惑者自若得此於人不能得此於聰明正直之神無是理也語類聖人也不專是故意為季氏說只是據理說季氏聞之自當止沈虹舟曰放心期救世求之救且不及季又見其可愧也徐思曠曰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無

益而自止。是轉一意。進林放以勵。冉有又餘意。集解此於萬不得已中。猶有不至絕望意。玩范註。方知聖人望人改過之心。與天無極。

君子無所爭第七

集解。君子德性定。學問醇。有君子之心。有君子之養。則自有君子之氣象。原不是一味模稜。有意於不爭。愚按首句。是跌起語。正要在射上。寫出君子而不同氣象。集解。君子自無爭所。所字宜玩。必也句。是喝起語。言求其爭之所。必然是射乎字。非疑而未定之辭。蓋射以中否。角勝負以中之多寡。定優劣。自有那爭底意思。註云。惟於射而後有爭。正見射為爭之所。題鏡必字。不熟乎字。不斷揖讓二字。提起貫升下飲三層。集解。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大射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大射之儀。君有

命戒射。宿視滌。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狸步。大侯去堂九十步。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凡之用革。樂人宿懸。司宮尊設洗。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於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於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西。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於西階之東。東上。諸工於阼階西北面。東上。官饌羹定。射人告具於公。公升。卽位於席。西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大夫在干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揖諸公。卿。諸公。卿。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大射正為擯。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為賓。賓少進。禮辭。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出立於門外。北面。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事者。與羞膳者。乃命執事



者執筯者升自西階立於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於諸公卿者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公席即席奏肆夏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於篚與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筯者舉筯主人酌膳執筯者酌者加勺又反之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宰胥薦脯醢賓升筵庶子設折俎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與取肺坐絕祭齊之與加於俎坐執手執爵遂祭酒與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與主人答拜樂闋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與坐奠爵拜執爵與主人答拜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賓坐取觚奠於篚下盥洗主人辭

洗賓坐奠觚於篚與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筯如初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與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遂卒爵與坐奠爵拜執爵與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於篚賓降立於西階西東面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於西序東面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於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與主人答拜樂闋升受爵降奠於篚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於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達拜主人坐祭遂卒爵與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奠爵於篚主人盥洗升媵爵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與坐奠爵拜執爵與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

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於薦東。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立於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於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於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觶於筐。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於薦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媵爵者皆退。反位。門右北面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與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公卒。觶。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賓進受虛。觶。降奠於筐。易。觶。興。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告於

賓者請旅。諸臣。賓者告於公。公許。賓以旅。大夫於西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坐祭。立。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遂就席。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觶。降。奠於筐。復位。庭中主人洗觶。升。實。散。獻。卿於西階上。司官兼卷重席。設於賓左。東上。卿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卿辭重席。司空徹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肺。坐。絕。祭。不齊。肺。興。加於俎。坐。挽。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於。筐。擯。者。升。卿。卿。皆。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獵。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

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說決拾  
襲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於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於公曰  
三耦卒射反摺扑反位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於階前  
相左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於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負侯許諾如  
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侯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福小臣師設  
福司馬正東面以弓為畢既設福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  
坐委矢於福北括司馬師坐乘之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  
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於福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與反位  
司射適西階西倚扑升自西階東面請射於公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  
於公諸公卿則以耦告於上大夫則降卽位而後告司射自西階上北而  
告於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摺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於三耦之南  
西面北上司射東面於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於子

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衆耦立於大夫之南西南北上若有  
士與大夫為耦則以大夫之耦為上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於大  
夫曰某御於子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諸公卿皆未降遂命三耦各與其  
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一耦出西面揖當福北面揖及福揖上  
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個兼諸弣與順羽  
且左還反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個兼諸弣與順羽且左  
還毋周反面扑既拾取矢相之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適福南皆左還  
北面揖摺三挾一個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還退  
釋弓矢於次說決拾襲反位二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  
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於次中皆襲反位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  
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個去扑與司  
馬交於階前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於公公許反摺扑遂命釋獲者設中

以弓爲畢。北面。太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太史實八算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興共而俟。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柙。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惟公所中。中三侯。皆獲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興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算。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於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賓降取弓矢於堂西。諸公卿則適次。維三耦以南。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負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司馬師反位。隸僕人埽侯道。司射去扑。適阼階下。告射於公。公許。適西階東。告於賓。遂搢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於東。坵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於東。堂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於物北。北一筈。東面立。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釋弓反位。公就物。小射正

奉決拾以筈。大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小射正坐奠筈於物南。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於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於篚。一人待於洗南。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拜。洗象觶。升實之。坐奠於薦南。降與立於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以旅於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於篚。主人洗觶。升獻大夫於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胥薦主人於洗北。西面脯醢。無胾。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則北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太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絃。擗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於西階東。乃

四書經

詩經卷之二

七

歌鹿鳴三終。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於篚，復位。太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於鼓北。羣工陪於後。乃管新宮三終。卒管。太師及少師上，工皆東。拈之東。南。西。面。北。上。坐。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爲司正。司正適洗。洗解。南面坐。奠於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於公。西階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興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於其所。北面立。司射適次。祖決，遂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射右。巨指鈞弦，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於西堂下。衆。」

弓矢不挾。總衆弓矢，楅皆適次而俟。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莅之。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太史俟於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太史許諾。遂比三耦。三耦次於次北。西面北上。司射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命三耦取弓矢於次。司射入於次，搢三挾。一個出於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卒射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遂適堂西，改取一個挾之。遂取扑搢之，以立於所設中之西南。東面。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拜。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

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侯。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於物間。左執弣。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授獲者。退立於西方。獲者與其而侯。司馬正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司射進。與司馬正交於北。三步北面拜受爵。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立卒爵。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卒。司馬受虛爵。奠於篚。獲者皆執其薦。庶子執俎從之。設於乏。少南。服不復負。侯而侯。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觚。升寶之。降獻。釋獲者於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皆有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

執爵。右祭脯醢。奠於篚。取肺坐祭。遂祭酒。與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於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階西。搯扑以反位。司射倚扑於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於公。如初。反搯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司射先反位。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於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東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若士與大夫為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東退。反位。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搯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衆射者既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於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於階前。倚扑於階西。適阼階下。北

面請以樂於公公許司射反摺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曰諾司射  
 遂適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太師  
 曰奏豕首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豕首以射集解以樂者射  
 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三耦卒射賓待於物如初公樂作而後  
 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卒射如初賓就席諸公卿大夫衆射者  
 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司馬  
 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矢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  
 射釋弓視算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復位司射命設豐實解如  
 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解如初司射猶  
 祖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次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  
 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祖決之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面鏃  
 退適次皆授有司弓矢襲反位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次釋弓說決拾去

扑襲反位司馬正命退楅解綱小臣師退楅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  
 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侯公又舉奠解惟公  
 所賜若賓若長以旅於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解降奠於篚反位  
 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於公請徹俎公許遂適西階上北面  
 告於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於門外大夫  
 降復位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司正  
 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履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  
 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衆無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  
 諾敢不醉皆反位坐主人洗酌獻士於西階上上長升拜受解遂沸以巾  
 取決與贊設決朱極三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俟於東堂  
 小射正又坐取拾與贊設拾以筭退奠於坫上復位大射正執弓以袂順  
 左右隈上再下壹左執附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揉之小臣師以巾內拂矢

而授矢於公稍屬大射正立於公後以矢行告於公下曰留土曰揚左右  
曰方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公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  
位大射正受弓小射正以筥受決拾退奠於坵上復位大射正退反司正  
之位小臣正贊襲公還而后賓降釋弓於堂西反位於階西東面公卽席  
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后卿大夫繼射諸公卿取弓矢於次中袒決  
遂執弓搯三挾一个出西面揖揖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適次釋弓  
說決拾襲反位衆皆繼射釋獲皆如初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  
階下北面告於公曰左右卒射反位坐委餘獲於中西與共而俟司馬袒  
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  
矢於福如初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束  
反位賓之矢則以授矢人於西堂下司馬釋弓反位而後卿大夫升就席  
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於中南北面視算釋獲者東面於

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  
異之有餘純則橫諸下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與自前適左東面坐  
坐兼歛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  
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於公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  
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  
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歛算實八算於中委其餘於中西與共而俟  
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於西楹西降復位勝者之  
弟子洗罍升酌散南面坐奠於豐上降反位司射袒執弓挾一个搯扑東  
面於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  
決拾卻左手右加強弓於其上遂以執射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  
升飲射爵於西階上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  
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與少退立卒罍坐



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  
 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於豐上退俟於序端升飲者如初  
 三耦卒飲集解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  
 勸酬之意以是為罰也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僕  
 人師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觶於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  
 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公降一  
 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賓降洗象觶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公卒觶  
 賓進受觶降洗散觶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  
 不祭卒觶降奠於篚階西東面立擯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若諸公卿大  
 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射爵辯乃徹豐  
 與觶司官尊侯於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洗於尊西北

篚在南東肆實一散於篚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服不俟西主人拜  
 送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正與射人於觶南  
 北面東上司正為上辯獻士士既獻者立於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  
 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  
 祭立飲主人執虛爵奠於篚復位賓降洗升媵觶於公酌散下拜公降一  
 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於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答拜反位  
 公坐取賓所媵觶與惟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  
 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者惟受於公  
 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  
 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  
 士旅於西階上辯士旅酌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司射命射唯欲卿大

去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壹發中。三侯皆獲。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於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獻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無算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賜者興。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於公者拜。卒爵者興。以酬士於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幕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正辭。公答拜。大夫皆辟。升反位。士終旅於上。如初。無算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爲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咳。賓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雷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鶩憲按備錄。射禮如見君子雍容。

揖讓於其間。雁忝始射而升堂。既射而復位。射畢而飲。是三節事。總以揖讓二字貫就。射言三讓。即於三揖見以章意。言則以讓字與爭字相形。或問君子恭敬退讓。不與人爭。至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也。然其雍容揖遜。乃如是。是則雖曰有爭。而其爭也亦不失爲君子之道矣。集解古者射以觀德。原是君子學問中事。就射中看出君子涵養氣象。則其平時禮樂未嘗斯須去身。更從何處討得出君子一些凌競。憲按道即是藝藝。即是道。君子更無道與藝之分。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章第八

語類言人有好底姿容材質。又有口輔之美。倩盼之佳。所以表其質也。傑辨子夏言倩盼之美質。只是說素。並未說絢。兆恒云。詩人本意只以倩盼之美質爲素。加以華彩爲絢。分明說人。註畫之質。畫之飾。俱照下繪事以立言。又曰。連倩盼二句直讀下。則素即當絢。若以素字小頓。則是因素爲。

絢愚按人固有素可當絢者如卻嫌脂粉汚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是也子夏讀詩至此畧畧打一疑團謂此句可作兩解不知當作何解題鏡子夏恐為字是合併為一夫子特分作兩件別為先後集解夫子以繪畫之事喻言之條辨註猶人有美質二句又是照上素絢說國問夫子之意以為必有是質然後可加以飾語類此質卻重集解詩言素可為絢此言繪後於素一後字解他為字語氣一倒順問而意了然然夫子亦只就詩言詩若謂於禮後要動子夏之悟在本節為畫蛇添足并下文通節神理都覺索然滙參夫子言後素時本自有包涵禮後之理卻不會有思及禮後之心集解子夏初問時本無成見既答後卻有會心其轉關只在一後字愚按說素即是絢乃棘子成何以文為之意也禮後乎句分明與林放問禮之本意互相發明一則是夫子語意包涵圓滿一則子夏於禮上用功多了將悟未悟間觸象見意蓋忠信而禮不自己有禮而忠信有以自達

猶繪事與素相須而成章此悟境所得與繪事若相涉若不相涉輯語觸類旁通正得詩教之妙語類因論起予者商回非助我等語云聖人豈必待二子之言而後有所啟發耶然聖人胸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無自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輯語無語章終始論學而及詩此終始論詩而及學相似而不同愚按彼以可與言詩贊子貢之知來此則以起予贊子夏之可與言詩語意分明不同蓋言詩之法固應觸類旁通因學及詩可因詩及學亦可

夏禮吾能言之章第九

滙參禮有本有文有大綱有細目禹湯故皆聖人其制作之精微雖百世而下有聖人作先後同揆固能心解而神會要特其本源所在而制度文為隨時揖益者則不能無待於考覈矣成周監二代之禮所謂大綱亦散見於官禮之中聖人第得其一二端而當日制度之規模亦自可想見語

類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愚按  
夫子生知但得一二條心下已了了無所不通凡有見聞恰如水乳相入  
而每更有開發處吾能言之不止能言其已見已聞而并能言其所未見  
未聞言者言其制作之意也惟其如此故益思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而有  
以發明之呂氏曰徵考據也求實迹以考據必在杞宋二國有史書可考  
有賢者可訪然後得之語類須是有所證方端的證之須是杞宋文獻足  
方可證然又須是聖人方能取之以證其言纂箋東樓公夏后禹之苗裔  
武王封之杞語類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觀春秋所書杞初稱侯已而  
稱伯已而稱子蓋其土地極小財賦不多故寧甘心自降為子男之國而  
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纂  
箋左傳僖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可見賢者不足徵微子殷帝乙之  
元子武王封之宋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為孔

子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至孔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  
足徵語類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紹聞編孔子時杞最衰微去  
夏遠宋強大去殷猶近孔子未之宋時曰有宋存焉意其猶足徵也及之  
宋而宋猶夫杞故均曰不足徵愚按宋所存比杞自是多了但亦不可云  
足耳題鏡講述往代典故是學問上事乃言之無徵豈不可惜兩不足徵  
虛虛就國勢衰微上論滙叅文獻不足不必是一無可考題鏡文所以載  
禮也貢賦有書征誅有書君臣有謨人民有誥其文皆足於古籍即小正  
之稽天坤乾之明易何莫非文外此而遺編安在乎荒墜悲歌於五子缺  
佚莫購於七篇而其他可知矣獻所以傳禮也奚仲可繼東樓可封逸民  
可舉九疇可訪其人皆足為先民即成公之未淪於夷襄公之未斃於霸  
猶未亡獻後此而故老安在乎伯降為子而爵已貶於五公合諸侯而禮  
僅獻其六則其餘又無論矣滙叅夏殷之禮聖人所能言者文獻不得而

與也。而其所必欲取徵於文獻者，聖人不得而畧也。愚按：因時損益之意，乃聖人心法之所存，文獻所不得而與。官禮所無從而留，而惟孔子心契焉。存得一節，則聖心有一節印證處。存得兩節，有兩節印證處。燦然明備，不厭其多；而一二有缺，即憾其少。故祀宋皆有所存，或多或少不同，而槩以不足意可見矣。紹聞編足，則吾能徵之句，感歎之意無窮。蓋文獻若足，則禹湯二聖人傳心之典，經世之模，夫子自能一一論著。與周禮並傳為百王損益之大法，而竟無如其不足何。此所以歎惜不已也。此夫子晚年道不行，敘禮正樂時語。沈虹舟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文存也。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其獻在也。是則夫子於昭代已不能無諫於此二者。然而詩樂殘缺，參互考訂以知之。官禮失墜，一車兩馬以求之於夏殷，遂有所不能一以慨杞宋之衰，一以志生平立言之慎。紹聞編其後周之文獻亦淪亡於戰國干戈，暴秦坑焚之餘，三代遺典，煙消影滅，豈細故哉。

禘自既灌而往章第十

許東陽曰：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惟王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祀之。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語類：王者立始祖之廟，又請他那始祖之尊長來相，熱樂相似。許東陽曰：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向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虛位於東向，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或問：但設兩位而不及羣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雁參：王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無禘。祫取合祖，禘取尊遠，故為王者之大祭。語類：不王不禘，而今自合，恁地說來，蒙引此章禘字宜輕過。輔慶源曰：僭祭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許。愚按：禘字宜小頓，見得既行禘祭，便合就禘觀禘了。於不論之中，暗暗揭過一層，方為穩貼。蓋為此事，即盡此事之心，禘是何等大事。魯之君臣即誠敬以將之，但無他許，大精神便與他典禮不稱。輔慶源曰：周人

尚臭。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血。實之於蕭。以燔之。以求神於陽。或問鬱鬯。禮家以為釀秬為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暢也。雁。參。秬。黑黍也。一稔。二米。和氣所生。備考。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禘前十日。典瑞共灌。獻之珪璋。禘日。夙興。室中。近北。陳鬱鬯。有鬱人掌灌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濯灌玉。詔裸將之儀。與其早晏之節。及沃盥之事。將灌。王服衮冕。而人奏王夏。后服副禕。從王而入。奏齊夏。次乃尸入。奏肆夏。王以圭瓚酌。斝。彝之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為一獻。后乃以圭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是為二獻。灌以求神。謂之祭始。自後王始。迎牲入。奏昭夏。由三獻。至於九獻。王酌玉爵。后酌瑤爵。饌饋既殊。而奏樂亦異。題鏡。玩既字。則未灌之先。方灌之時。猶可觀。精言灌是始祭時。祖考之精神未聚。子孫之精神已散。輔慶源曰。懈怠是當時主祭者切已之實病。

不可不有以箴之。題鏡。不欲觀。見不如前此矣。方蘊藉。愚按。言外見得如此。亦何取於禘。語意與奚取於三家之堂一般。但彼為臣言。其詞直。此連君在內。其語婉。題鏡。口氣慨歎。中正極含蓄。無論不及非禮意。即懈怠不誠。亦不可一語直致。象引禘魯之禘也。既灌而往。寢以懈怠者。魯之君臣也。凡祭皆然。不獨禘也。而此獨以禘為言。豈非以失禮之中。又失禮故耶。沈虹舟曰。記稱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畢竟非夫子口吻。不言郊言禘。不言禘非禮不足觀。而曰既灌而往不欲觀。即是以微罪行之意。或問禘之說章第十一。

集解。或人不是問禘之制度。文為却是問禘之說。說是所以有此禘之義。語類。固是魯禘非禮。然事體大亦自難說。又曰。聖人制祭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所以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此是法當如此。然聖人之心。猶不

四書集注卷之二  
言言卷之二  
滿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祭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又曰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人於近親。曾奉養他底。則誠意感格。如思其居處笑語。此尚易格。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濶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自非極其至誠。不足以格之。又曰惟仁則不死。其親惟孝則篤於愛親。又加之誠敬。以聚集吾之精神。精神既聚。所謂祖考精神。便是吾之精神。豈有不來格者。又曰若薄俗。龕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這裏。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如何推得報本追遠之意。如此深遠。精言。或人何人。他誠意如何。到得這裏。縱解說詳明。彼自心下麻木。全不相入。況說出所以有禘原故。不王不禘。已在言下。便與魯事自相觸犯。不必夫子明舉來說。纔有碍也。若不王不禘。不統在說字內。夫子不言魯事。或人何從而知。故魯事當諱。

與禘義深遠。止是一理。又曰不知也。註謂或人不足以與此。在夫子口中。只是自說不知也。愚按不從禘之說。底骨子裏。與他說却從知其說者之於天下。指箇浮面規郭與他看。最善為淺人說法。又善為父母之國。作迴避法。題鏡知字說字。俱宜深看。說在禮文器數之外。知是契其制作之原。精言二句。原從不知也。作轉語。足以與此。便是理無不明。仁孝誠敬之至。纔足以與此。便是誠無不格。理無不明。是知字。正面誠無不格。是知底骨子。到得理無不明。便又誠無不格。愚按先王仁孝誠敬之心。有恁大精神。然後有不容已於禘者。而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道。理四通八達。自然治天下。如視諸掌。精言後人見到此處。亦必仁孝誠敬之至。胸中有此一段道理。與先王默契合。故明即是誠。無兩層也。語類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禮。則治天下之事。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

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又曰。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高。以之觀他事。自是沛然。題鏡幽而難明者。既明則天下無難明之事。遠而難格者。既格則天下無難格之人。治天下底道理。卽在其中。滙參於天下。是禘中實境。不假張皇。示諸斯是禘中實禮。不待推拓。題鏡指其掌所見。不踰咫尺。所聞只在目前。然只咫尺而儼若具九有。無外之規。目前而恍若有字。內包舉之量。於此見不難意。而所以不難。跟知禘來。須挽到禘之難知。歸到不知作結。輯語既曰不知矣。知者之於天下。如視掌。却從何知之。故不知只是難言耳。題鏡諱言意在夫子口中。不便自露。可用斷意於末後補出。

祭如在章第十二

語類弟子平日見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之時。致其孝敬。以交鬼神也。孔

子當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極盡其孝心。祀之。文集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語類上蔡言自家精神。卽祖考精神。這裏蓋其誠敬祖考之氣。便在這裏。只是一箇根苗來。文集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絕無了。如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如太公封於齊。便祭爽鳩氏之類。蓋他曾主此國。理合祭他。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又曰。祖考亦是公。其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於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這心便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這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邊豆。禮儀不成。是無此氣。姑漫爲之。要之通天地人。只



是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其上。如其左右。虛空逼塞。無非此理。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楊氏曰。祭法曰。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天子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語類。祭外神。謂如山川社稷。五祀之屬。為所當祭者。此孔子在官時也。雖神。若有若無。聖人但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沈虹舟曰。先祖五祀之靈。爽以吾之精誠為聚。散故如在。便真無不在。題鏡上節。記事是主下節。記言證之。語類。孔子白。謂當祭時。或有故而使人攝之禮。雖不廢。然不得自盡其誠敬。終是不滿於心。范氏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者。蓋神明不可見。惟是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如在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然。如其上。如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在此心之誠與不誠。不必求之恍惚間也。說統。方祭之初。曰。我將我享。既祭之後。曰。綏予孝子。皆以吾在也。既不與矣。吾之典禮人得而攝之。吾之精誠人不得而攝之。只想他如不

祭時精神何等鬱結。便見如不祭之心。即如在之心。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章第十三

禮月令。孟春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饒雙峰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神所棲也。因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不敢褻也。語類。譬如祭竈。初設主於竈。陘。陘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五祀皆然。又曰。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已。故有媚奧。媚竈之言。彼亦須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緊要。是媚字不好。如夫事君盡禮也。何嘗是媚。他見夫子當時如此。便道是媚奧。陳新安曰。奧乃一室最尊處。然非祭之主。竈以火爨。夏祭主之。當夏之時。用事。徐辨他處與寧字。是不得已而姑取之辭。此處是酌量而得勝算之辭。題鏡。賈謂其中。有無限意味。欲夫子自尋繹之。滙參陽貨。諷孔子。猶託理道之言。夫子

只隨問答之賈竟敢將媚字直說乃小人無忌憚之尤夫子驀口便將不然二字折他語類不然謂媚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又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沈虹舟曰民義有不盡暗室之或欺與一切陵下援上不居易以俟命皆是獲罪於天語類也不必說道有無人禍天刑即是纔逆理便自獲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滙參天道福善禍淫一要行媚即此行險倖之心本以求福反為所禍此固天道之必然直指高高在上者壓倒與竈何等明威有有赫蒙引獲罪之罪明以禍福言

周監於二代章第十四

天下未嘗一日不趨於文也。生民之初愛親敬長有自然之節。飲食衣服宮室有自然之度。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漸以達於五倫。莫不有

則備物制用莫不有矩語默動靜皆有所範圍以適於宜堯舜以來大經初定而夫子已曰煥乎文章蓋始肇之矣夏之尚忠非尚忠也文之初敝於天也殷之尚質非尚質也文之初成於地也至周而文乃大著輔慶源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為始終而前後相為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前後相承互為損益至此始集其大成也輯語非二代那趨下來周不能自成其文非周先王亦不能監二代以成文陳新安曰周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武王周公制作之初參酌損益良不苟矣條辨禮制明備損益得中只一監字便洞見周公制作之心愚按郁郁乎文不要在委曲繁重上看謂其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上自清廟明堂下至委巷土庶各予以大中至正之矩簡易可循之規輯語文是贊美之詞從周就出入起居動容周旋上見正夫子躬行實踐得統於文武周公而畱在茲之文也

子入太廟章第十五

公羊傳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或問何以知其為始仕時也。曰以或稱鄴人之子觀之。則其為少賤之時無疑矣。語類問子入太廟每事問曰。雖是有司之事。孔子亦須理會。但其器物須有人家無有者。故見不得。今入宗廟方及見之。亦須問方得。又曰。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沈虹舟曰。俎豆之事。嘗聞之矣。每事未必不知。要必身歷而始驗其實。魯為秉禮之國。周公為制禮之宗。廟中為行禮之地。象昭境內。理統十倫。子入其間。穆乎遠矣。昔嘗考之。柱下。今親承於宗廟百官。凡夫衣冠法物。鐘鼓笙鏞。以及左昭右穆。序爵序事。旅酬燕毛之屬。其事極詳。不知必震驚而失措。知之愈從容而詳慎。子於此。烏得不問哉。須於每事問下。將此意躊躇滿志。則全節大勢在吾目中矣。愚按。夫子以生知全副本領。遇物卽學而不厭。到入太廟時。目睹禮

器躬親禮文。津津而問。實與平日所講。求別有一番會心處。本只是一箇學而不厭。因入與未入。分為兩時耳。謹之至意。未嘗不在中。而非其所主。語類某嘗道是孔子初仕時如此。若初來問一番了。後番番來。番番問。必不如此。孰謂鄴人之子知禮乎。呼曰。鄴人之子。是與孔子父相識者。有此語。多應是孔子初年題鏡入太廟。每事問六字緊連讀。是述此以證不知禮。精言或人以問為不知禮。則必以自矜其知為知禮之根原。已失凡事。言忽過去。此中關係甚大。故特以是禮告之。愚按。以敬謹之至為禮。是為或人說法。輯語辨明禮意。以教或人。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語類每思量行事。所以錯處多。是有忽之之心。且如使人做一事。丁寧謹復。其中亦有意以為易曉。而忽之不囑者。少間事之差處。都由那忽處生。愚按。一譏一答。自針鋒相對。

射不主皮章第十六

語類鄉射之時是習禮容按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五州為鄉  
 內一州為鄉之所居則鄉大夫為主人若鄉大夫與賢能亦行此禮鄉射  
 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  
 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無介乃席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席主人  
 於阼階上西面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肆  
 設洗於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縣  
 於洗東北西面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乏參侯道  
 居侯黨之一西五步羹定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答再  
 拜退賓送再拜賓及衆賓遂從之及門主人一相出迎於門外再拜賓答  
 再拜揖衆賓主人以賓揖先入賓厭衆賓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  
 進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楹北  
 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楹北面答再拜主人坐取爵於上篚以降賓降主人

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與辭降賓對主人坐取爵與適洗南面坐奠爵於篚  
 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於篚與對賓反位主人卒洗一揖  
 一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答拜乃降賓  
 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一揖一讓升賓升西階上疑立主人坐取爵  
 實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於席  
 前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  
 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西與取肺坐絕祭尙左  
 手齊之與加於俎坐挽手執爵遂祭酒與席未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  
 旨執爵與主人阼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與坐奠爵遂拜執爵  
 與主人阼階上答拜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與辭降  
 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於篚下與盥洗主人阼階之東如主  
 人之禮南面辭洗賓坐奠爵於篚與對主人反位賓卒洗揖讓如初升主

人拜洗賓答拜興盥賓升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奠爵於序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再拜主人坐取觶於篚以降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之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於薦西賓辭坐取觶以興反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於薦東反位主人揖降賓降立於西階西當西序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主人揖升坐取爵於序端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

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衆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衆賓辯有脯醢主人以虛爵降奠於篚揖讓升賓厭衆賓升衆賓皆升就席一人洗舉觶於賓升實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賓拜舉觶者進坐奠觶於薦西賓辭坐取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於其所舉觶者降大夫若有尊者則入門左主人降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席於尊東升不拜洗主人實爵席前獻於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齊肺不啐酒不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答拜大夫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於兩楹間復位

主人實爵以酢於西階上。坐奠爵。大夫答拜。坐祭。卒爵拜。大夫答拜。主人坐奠爵於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大夫降。立於賓南。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笙入。立於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工不與。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於賓。乃降。主人取爵於上。篚。獻工。太師則爲之洗。賓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與。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於篚。反升。就席。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於篚。反升。就席。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

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拜。主人升就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於主人。西階上北面請安於賓。賓禮辭許。司正告於主人。遂立於楹間。以相拜。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再拜。皆揖就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進坐。取觶興。反坐。不祭。遂卒。解興。坐奠觶。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於其所。興少退。北面立於觶南。未旅。三耦俟於堂西南面。東上。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於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於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於主人。曰。請射於賓。賓許。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於大夫之弓。倚於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於堂西。矢在其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於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司正爲司馬。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東。

遂繫左下綱。司馬又命獲者倚旌於侯中。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於侯中。乃退，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於下。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筭，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於其南。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遂授矢，三耦皆執弓，搯三而挾一个。司射先立於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於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司射東面於三耦之北，搯三而挾一个，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不去旌。誘射將乘矢，執弓不挾右，執弦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於其位。南適堂西，改作一个挾之，遂適階西，取扑搯之以反位。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

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出於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鈞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於物間，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於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司馬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於司射之南。司射進與司馬交於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無射獲，無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於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於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於賓曰：三耦卒射，賓揖。司射降搯，扑反位。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

射交於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鈎楹。自右物之後。立於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司馬出於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於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乃設楅於中庭。南當洗。東肆。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於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於楅。北括。乃退。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若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於楅。司射倚扑於階西。升請射於賓。如初。賓許諾。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於賓。適阼階上。告於主人。主人與賓為耦。遂告於大夫。大夫雖眾。皆與士為耦。告於大夫曰。某御於子。西階上北面作眾。賓射。司射降。階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眾耦。眾賓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大夫之耦為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司射乃比眾耦。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三耦皆袒決。遂執

弓。進立於司馬之西南。司射作上耦。取矢。司射反位。上耦揖進。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附順羽。且與執弦而左。還反位。東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與其他如上。射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楅南。皆左還。北面揖。三挾一个。揖皆反還。上射於右。與進者相左。相揖。反位。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於西方。而後反位。眾賓皆袒決。遂執弓。揖三挾一个。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為上。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於階前。升請釋獲於賓。賓許降。揖扑。西面立於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設中。遂視之。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釋獲者坐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與受算。坐實八算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南末與共而俟。司射遂進。由堂下



北面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於中。與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個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於中。與執而俟。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摺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為下射。皆當其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大夫袒決遂執弓。摺三挾。一个由堂西出於西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為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於堂西。襲耦遂止於堂西。大夫升就席。衆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於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於中西。與共而俟。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

許諾以旌負。俟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東之以茅上握焉。司馬乘矢如初。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山中東立於中南。北面視算。釋獲者東面於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為純。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於下。一算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與自前適左。東面坐。兼歛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於賓。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降復位。坐兼歛算。實八算於中。委其餘於中西。與共而俟。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於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摺扑北面於三耦之南。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

遂以執。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於其耦進。立於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少退。立卒。觶進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出於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有執爵者執爵者坐取觶。實之。反奠於豐上。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於席前。受觶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賓繼飲。射爵者辭。乃徹豐於觶。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於侯。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與取肺坐祭。遂祭酒。與適左。个中亦如之。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司馬受爵。奠於

筐。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於乏南。獲者負侯而俟。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於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與取肺坐祭。遂祭酒。與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於筐。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於階西。挾一个。搯扑以反位。司射去扑。倚於階西。升請射於賓如初。賓許。司射降。搯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命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反於射位。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揖取矢如初。反位。賓主人大夫降揖如初。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揖。及楅。揖拾取矢如三耦。卒北面。搯三挾一个。揖退。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就席。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揖皆進。如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與反位而後

耦揖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位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搯三挾一个揖退耦反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衆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反位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於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於賓賓許諾司射降搯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於賓賓許司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東面命太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太師不與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司馬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算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解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

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弣以退不反位遂授有司於堂西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司射乃適堂西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福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解南而立樂正命弟子贊工即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坐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解與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於賓東賓坐奠解拜執解興主人答拜賓不祭卒解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解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賓揖就席主人以解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於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於西序端東面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於西階上卒受者以解降奠於筐

司正降復位。使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舉觶者皆洗觶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執觶與賓與大夫皆席末答拜。舉觶者皆坐祭。遂飲。卒觶與坐奠。觶拜執觶與賓與大夫皆答拜。舉觶者逆降。洗升實。觶皆立於西階上。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觶者皆進坐奠於薦右。賓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興。舉觶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反奠於其所。與若無大夫。則唯賓。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於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於賓。賓辭以俎。反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於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於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取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於賓南。衆賓皆降。立於大夫之南。少退。北上。主人以

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乃羞。無算爵。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不拜。執觶者受。觶遂實之。實。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而錯。皆不拜。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於西階上。長受。酬者不拜。乃飲。卒。觶以實之。受。酬者不拜。受。辯。旅皆不拜。執觶者皆與。旅卒受者以虛。觶降。奠於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於賓與大夫。無算樂。賓興。樂正命。奏咳。賓降及階。咳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明日。賓朝服。以拜。賜於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於門外。乃退。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使人速。迎於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觶。遂無算爵。無司正。賓不與。徵。唯所欲。以告於鄉先生。君子可也。羞。唯所有。鄉樂。唯欲記。大夫與。則公士為賓。使能。不宿戒。其牲狗也。亨於堂。東北尊。綌。賓至。徹之。蒲筵。緇布。純。西序之席。北上。獻。用爵。其他用。觶。以爵拜者。不徒作。薦。

脯用邊五臠。祭半臠。橫於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臠長尺二寸。俎由東壁。自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腩。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凡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樂作。大夫不入。樂正與立者齒。三笙一和而成聲。獻工與笙。取爵於上篚。既獻。奠於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立者東面北上。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司射之弓矢與扑。倚於西階之西。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射自楹間。物長如筈。其間容弓。距隨長武。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命負侯者由其位。凡適堂西。皆出入於司馬之南。唯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綵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司射在司馬之

北。司馬無事不執弓。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上射於右。楅長如筈。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楅。髮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射者有過則撻之。衆賓不與射者。不降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賓主人射。則司射攢。升降卒射。卽席而反位。卒事。鹿中髮前足。跪。鑿背容八算。釋獲者奉之。先首。大夫降立於堂西。以侯射。大夫與士射。袒纁襦。耦少退於物。司射釋弓矢。視算與獻。釋獲者釋弓矢。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主人亦飲於西階上。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臠東方謂之右。个。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大夫說矢束。坐說之。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算。古者於旅也。語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大夫後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卿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楚扑長如筈。刊本尺。君射

則為下射。上射退於物一筈。既發則答君而俟。君樂作而後就物。君袒朱  
 韠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若飲君如燕則夾爵。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  
 割旌。獲白羽與朱羽糝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旛。大夫兕中  
 各以其物獲。唯君有射於國中其餘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許東陽曰天  
 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二熊豹。大夫麋士豸。凡侯皆以布為之。形必方。大射  
 之侯外一分以其名之皮飾之。其中三分之一又用其皮綴於中為的。故  
 曰棲皮為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彩色畫為之。正  
 天子內朱次白蒼黃玄。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二正朱綠。燕射之侯外  
 亦用皮飾。其中三分天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頭。諸侯丹質。大夫士則就布  
 上畫之。今集註凡言畫布為正是以賓射燕射之侯言。棲皮為鵠是以大  
 射之侯言。滙參鄭註主皮者。圍中之射也不主皮者。澤宮之射也。澤宮之  
 射。貴其容。禮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以貫革為雋。國中之射則主於獲。尚

書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於蒐狩習之。若澤宮之射則貴禮讓而賤勇力。  
 此章只主禮射而言。陳新安曰。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射燕射是也。語  
 類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只是講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又曰。大  
 射之禮。主於觀德。却不全是裸股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直。取  
 其中不取其力。又曰。鄉射之時。是習禮容。習禮容之人。未必皆勇敢之夫。  
 若以貫革為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弓矢又審  
 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黃勉齋曰。但取其中  
 而貫與不貫。不論耳。若矢不沒而墜地。不害其為中也。輯語使中。鳴又貫  
 革。先王固所取也。但不主耳。其所以不主者。以力不同科故也。愚按。古之  
 道也。句與三代直道而行。句一樣神情。蓋有欲復古之意焉。困勉錄。禮射  
 武射在亂世亦可並用。武王散軍郊射之前。亦未必純用貫革。愚按。並用  
 之中。要以不主皮之射為主。蓋先正得人心。方能撥亂世而反之正。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第十七

禮玉藻天子立冕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注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太祖謂之告朔人君卽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又以此日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聽朔左傳疏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必於祖廟者示不敢專且重其事也題鏡當時諸侯自紀元所存者僅正朔耳故此禮極重滙參魯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左傳棄時政也十六年四不視朔公羊傳有疾也自是無疾不視朔定哀之間遂以不告朔爲常條辨記者書法一之字見餼羊粘連告朔愚按之字縮上讀則餼羊重矣謂禮寄於羊而魯之君臣屑越用之故惜其無實而妄費也君相於每月之朔泛常用一羊不爲侈泛常用告朔之羊無謂甚矣此爲不行禮之君相靳惜其

羊也。子貢愛之之意。因禮及羊行禮則可用此羊。不行禮如何。孰用此羊。則以爲可去。夫子愛之之意。亦因禮及羊。而目中見羊。卽見禮。羊存禮存。羊亡禮亡。如何去得。題鏡兩愛字同而不同。不同而同。無限深情。須從兩其字低迴而出。其羊禮之羊也。其禮羊之禮也。訂釋告朔有三重焉。尊正朔。重天子也。告太廟。重祖考也。修月令之政。重民事也。滙參羊存猶得以識之。合下便見得。斷然不可去。然聖人之意。畢竟歸重在可復上。非爲空空一羊。

事君盡禮章第十八

條辨說箇盡字。內外本末都到。愚按聖人說話。原不遺內而言外。遺本而言末。亦更無遺外與末。而專言內與本者。人以為詔。亦不必粘煞是。譏夫子只是自不肯如此。以盡耳。集解他心裏實實見得事君之禮。不消如此。蓋由驕亢慣了。夫子此語。所以提醒人心。愚按以爲二字。正所謂實實見

得者也。題鏡內外註俱貼孔子，但口氣俱渾然，是自語，却似泛論。紹聞編黃氏非有所加云云，點得箇盡字好。或勸程子以加禮近貴，程子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盡字意要如此認。

定公問君使臣章第十九

吳氏曰：昭公客死於外，季氏奉定公立之，是時魯國君不能使臣，臣不能事君，定公此問可謂切矣。愚按：是時皆降心以聽孔子，孔子言語恁地平，却函蓋無所不到，使臣以勢，勢所不行，即束手矣。須知禮無不可行之時也。秩敘命討奉天無私，其間酌盈劑虛，又自有調劑適宜之法。故以之者，力量地分雖不同，而莫不恃禮以有濟也。事君以迹，迹順則可以無辭矣。須知忠所以實乎其迹也，出其誠心，以翊贊於君之有禮，其以之者力量地分亦不同，而莫不因忠以自靖也。定公聞夫子之言，當時用之，即是救時良藥，接續用去，便是致治良謨。馮氏曰：三家之強，惟禮可以已之。哀

公以越謀之，則非禮矣。徒激其變，無益也。

關雎樂而不淫章第二十

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求，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又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文集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采詩者得之，聖人因以為樂，以見風化流行，淪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其謂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關雎之詩，正是當時之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膽肺腸一時換了，不覺形於歌詠。如此題鏡舉關雎以示訓，欲學者識其性情之正，以自正其性情也。哀樂俱指詩人，愚按：集註憂雖深，樂



雖盛云云。憂深了一蹉便是傷。樂盛了一蹉便是淫。惟於緊湊中能節制。得住方見性情之正。蓋天下儘有哀樂未錯而不能自節。以至於過者。註中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未得則不能無憂。得之則宜其有樂。不能無宜。其有六字。見哀樂得不錯。是不淫不傷。前一層不害於和不失其正。見哀樂不過。其則是不淫不傷。後一層語類有那性情。方有那詞氣聲音。詩傳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卽其辭。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其本矣。滙參夫子當日關雎之亂。洋洋盈耳。音非不傳也。故注必兼審音說。卽在後人。惟有辭可玩。然試將此詩微吟。緩諷。一唱三歎。如有遺音。太和氤氳。充塞宇宙。不待被之管絃也。愚按古樂官審音與辭相比。其詞傳得一分性情。便有一分聲音。以配之。傳得十分性情。便有十分聲音。以配之。欲觀詩人性情於音上。得之亦可。於詞中。得之兩相發也。不似而今按譜填辭。音節做了一定。則子聞其音。則是聽其詞。則非

也使今日樂官復求古審音之法。孰謂古樂不可復哉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第二十一

胡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位。兩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趙憲曰。魯有二社。一社。周社。一亳社。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爲亡國之戒。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社亦聚民誓戒之地。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因亳社之火。而有所儆焉。則一言之發。豈不有係於社稷之興廢乎。何註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語類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問禮載社

主是何如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緇帛請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所藏之。古者惟喪國之社。屋之。隔言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註先立此句。見使民之言。非立社本意。語類宰我解。周人以粟之義。故加一曰字。以發其詞。輔慶源曰。甘誓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主殺。軍行載社主。弗用命。則戮之於社。況虹舟曰。社取財於地。匕有母之道焉。故非天子不祭天。而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祭社。此尊父親母之意也。社祭土而主陰氣。土雖長養萬物。陰有肅殺之義。戰栗之為言。夫豈比附於此。然君人者。體仁足以長人。仁可過而義不可過。此董子之告其君。為無愧於醇儒之學也。題。鏡。當時君弱。臣強。魯幾不社。予言戰栗。勸其斷也。不知振弱在修德。不在修刑。扶魯在服。臣不在威。民語類。罔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問三句有別否。曰。亦有輕。

重。言成事固不可說。即事未成而勢已遂。亦不可諫。况既往則更不必。咎矣。說統說謂陳其是非。諫謂申其匡救。咎謂責其愆尤。三語正不說之。說不諫之諫。不咎之咎也。語類言出宰我之口。入哀公之耳矣。豈可更諫而追之哉。集解立社之本意。如社祭土神。而以勾龍配之。報其養萬物之功也。顧不此之對。而取義於木。以啟時君殺伐之心。不惟失於鑿。而且流於妄。厥後哀公乞師於越。卒以旅死。未必不自此一言階之厲也。夫子安得不切責之。

管仲之器小哉章第二十二

李見羅曰。夫子平生取管仲之功。在春秋時。亦看他是箇人物。惜其不明於學。語類。大凡人自正心誠意。以及乎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稟去做。又曰。孔子說管仲胸中所蘊。及其所施設處。將器小二字斷盡了。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規模是就他設施處說。緣他器小。所以做出。

來事皆如此。又曰器小是以分量言。若以學問充之。則小須可大。問須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又曰古人論王霸。以為王者兼有天下。霸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接諸侯。以佞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霸。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于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私心。便非王者之道。便是霸者之習。齊氏曰。小其器為管仲。惜也。愚按周衰。天下離析。為生民患苦。只有管仲。畧扶得一扶。却又限於器小。而不能大有所成。須從哉字內。傳出慨歎聲情。沈虹舟曰。聖賢器局。或人不足與。知道之不行。不明久矣。管晏之知。不特戰國公孫而始然。故即器小一言。亦專向好處搜索。直以為吾晏大夫。澣衣濯冠等爾。愚按或人

以管仲之功而猶儉。則於器小為合。滙參臺有興作之費。官有廩祿之冗。舉二事以概其餘。題鏡仲即儉。無解於器小。夫子只應儉乎之問。不粘器小。說又曰。然則二字。口氣極急。只從不儉生根。李安溪曰。器小而復於不儉。則幾於禮矣。按雙承說。於然則口氣更熨貼。輯語或人是隨地辨解。因器小曰儉。因不儉曰知禮。意中已不暇顧母矣。或問當是時也。世方尊管仲之功。而不敢議其失。故以為凡管仲之所為。則是禮之所存矣。又方文勝徒知儉而不及者。為非禮。而不知奢而過者之尤失禮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廉士以帷。許東陽曰。管仲位為大夫。當用廉。亦用諸侯之屏。纂疏古者諸侯與鄰國為好會。主君獻賓。匕筵前受爵。飲畢。反爵於坫上。拜於西階。主人答拜於阼階。賓於坫取爵。洗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爵於坫上。拜於阼階。賓答拜於西階。大夫則無之。舌註圖說。坫以木為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許東陽曰。當時齊霸。而管仲當國。諸侯朝

齊者必私覲於管仲。故設此延之。題鏡兩段須喚醒邦君字。為兩亦字傳神。又曰仲則知禮。無解於器小。夫子只應知禮之問。亦不粘器小。說滙參奢而犯禮。不關器小本病。却亦是器小中事。語類奢於犯禮。便是那器小底影子。若是器大者。自然不至如此。看有甚功業。處之如無。又曰是他裏面著不得。才做得他這些功業。便包括不住。遂至於奢與犯禮。或說使仲器局宏濶。須知我所為功烈。如彼其卑。豈肯侈然自肆。至於奢僭。曰也不說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沈虹舟曰。上卿辭饗。人臣之盛也。僭王猾夏。亦仲所惡也。而不能自遠於二上之嫌。於彼張之以為名。於此隱之以自遂。一介不取。與才做得相湯伐桀底事業。以為坦短而可踰。以為功高而足伐。皆於器小無解免處。楊子先知蓋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紹聞編規矩準繩。眾器之所取則以為方圓平直者也。先自治而後治人者。如之謂以身為法也。

子語魯太師樂章第二十三

或問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愚按夫子歷聘後考訂精詳。又適會太師可與言樂。故語之。張南軒曰。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也。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為聲音者。而樂可正。沈虹舟曰。其理則學士能言。其數則童子可習。此言其節奏聲音。乃理與數之交會。滙參一其字。是夫子意中欲指數形容語氣。恰是四如字發端。題鏡始從成。是按其節。翁純繳繹。是審其音。滙參翁是方作樂之初。將五聲六律齊一齊。使他合得來。都完備。語類且如一宮只得七聲。若黃鍾一宮。合得姑洗七聲。或少一聲也。不得。或多一聲。也不得。愚按此時樂器俱備。所謂金聲始條理。滙參聲雖會而未暢。氣猶凝而未舒。亦兼有翁聚之意。題鏡如字。從聽者想像而出。正可知光景。語類從者放也。言聲音發揚出來。程復心曰。純如者五聲之中。有清濁高下之不齊。羽極清而宮極濁。宮極低而羽極高。無以節調。

之則彼此懸絕而不相和。故有律以和之。使清濁高下各有數。愚按翁如時易得和。從後便難和。故特於此揭明。題鏡所謂入音克諧。命眾樂而聽之。聲相比也。條辨樂者天地之和。看來只一純如。便了。蓋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和。則聲音之妙已具。皦如是形容其和之不相亂處。題鏡所謂無相奪倫。分眾樂而聽之。各自見也。條辨。繹如是形容其和之不相間處。題鏡所謂始終相生。無論一音眾音。其始終各無間也。眾音互見為始。終起伏一音自為始終起伏。愚按有自舒而疾。自疾而復舒之節奏。純如皦如。即在繹如中。蒙引純皦繹。俱綴於從之之下。以成蓋從而收聲。以為一終也。鄉飲酒義工告樂備。為樂之小成。題鏡以成總承始從言。以翕純皦繹而至於成也。周禮大司樂章祀圓丘。則奏六變。祀方澤。則奏八變。享宗廟。則奏九變。是為大成。

儀封人請見章第二十四

今開封蘭陽縣有儀城。胡氏曰。左傳。穎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皆以地名。居國之邊邑。題鏡封人。平日意中已知天必生撥亂之人。故隱於下。默相四方君子。吳因之曰。封人不忘天下之心。必有與夫子相感者。故求見誠切如此。題鏡意本欲求見夫子。然只說君子得見。求見夫子。却在言外。玩得字。是就君子容見說。須體未嘗不得口氣。前從夫子說入。君子後從君子。結到夫子中間句。說得見於句中。含求見賓主才分明。語類此人辭氣最好。必是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又曰。他大段見得人多。所以一見之頃。便見得聖人出。題鏡一見夫子。知天意在斯人矣。滙叅何患於喪。意夫子失魯司寇。去魯歷聘時。愚按無道句。見得是用夫子之時。將以句。推天所以用夫子之意。總不脫夫子聖人之德意。類考有金鐸。有木鐸。其體皆以金為之。而舌有金木之異。鄭玄云。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題鏡為木鐸。須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貼講實信夫子。

必得位設教與無道句相貫亦與何患意相應。輔慶源曰：封人不惟見聖人之當乎天，而又有以知天之不能違乎夫子。滙參味封人語意，自應指得位設教說為長。至於周流四方以行其教，乃後世追論之辭耳。然此處正須放開眼界，則後一層意自亦包括得到。

子謂韶盡美矣章第二十五

題鏡：夫子只是論樂，非論舜武。獨提韶武者，一聞之於齊，醉心三月，一正之於魯，躬親太廟，謂字當連韶武讀，不可讀斷。語類：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蓋有這德，然後做得這樂出來。若無這德，如何做得這樂出來。又曰：韶樂是象那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天下無怨地和平意思。觀書所謂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樂是也。又曰：據書中說韶樂云：德惟善政，仁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此便是韶樂。

九章看他意思是如何。又曰：堯末年水土之害如此，得舜來當了天下，遂極治。胡氏曰：韶盡揖讓紀紹之美。題鏡：矣字不住。緊連下又字，言不但盡美已也。語類：善則是那美之實，美如人生得好，善如其人有德行，以樂論之，其聲音節奏與功德相稱，可謂美矣。其美之實盡者，只是舜較細。又曰：武舞觀樂記所說始而北出，周在南，商在北，此便做箇面北意思。再成而滅商，須做箇伐商意思。三成而南，又做箇轉南意思。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宗，武王為天子，當年夾振駟伐，盛威中國，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看此舞，可想見樂音須是剛不似韶，純然而和。又曰：紂之時，天下大亂，得武王仗仁義除殘賊，天下遂大治。胡氏曰：武盡發揚蹈厲之美。題鏡：矣字不住。緊連下未字，言非不善也。未盡耳。語類：武舞其聲音節奏與功德相稱，可謂美矣。然其美之實未盡者，只是武王較粗些。精言：韶之盡美處，即韶之

盡善處。武之盡美處。即武之未盡善處。語類問武未盡善。曰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問性之反之似此精微處。樂中如何見得。曰正是樂上見。只是自家不識他樂。所以見不得。又曰於樂觀其深矣。這處未盡善。便是那裏有未滿處。謝教曰畢竟揖讓與征伐也。自是不同。征伐是箇不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專就此說。淳曰既征伐底是了。何故又有不得已。意曰征伐底固是畢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誦文王至德。其意亦可見矣。又曰舜之德如此。又撞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撞著不好時節。問未盡善亦是征伐處未滿意否。曰善只說德是武王身上事。不干征伐事。曰是就武王反之處看否。曰是要尋他本身上來。使舜當武王時。畢竟強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樂。條辨舜當時特一匹夫。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之類。這是甚麼感化。况繼文之後。處武之地乎。雖不敢定道他如何。然即行征誅。亦斷與武

王不同。精言舜生知安行。合下早已不同。故紹堯致治。做出許多地平天成事業。舜却不動聲色。無爲而成。使以武當之。恐不能從容自然如此。武王台下。便是反之之德。渣滓原不十分消融。遇著商紂。伐暴救民。發揚蹈厲之氣。自不能免。使舜處此天下。服德來歸。或不消征誅也。未可知。亦無始而北出等事。又曰人只見武遇著紂。便是難處時節。武王做來煞難。但看舜時。草昧洪荒。是何宇宙。舜一出而命官敷治。七政以齊九州。以寧萬世。於以永賴。其時之難。爲較武更甚。而舜從容爲之。非神化之德。何以能然。條辨非謂反之之德。斷不及性之還是反之之功。夫踈耳若已。密益密。達到自然地位。及其成功一也。滙參須知是論樂。不是論舜。武聞樂知德。則仍在本人身上。辨取耳。然一則極鄉往之神。一則寓歎惜之意。帝升王降。亦見氣運使然。聖人正有不能盡宣之口者。

居上不寬章第二十六

題鏡此崇本之論見無本之不可也愚按凡事有箇根本然後枝葉有所附而生枝葉都從根本生來生意流注然後看他那枝榮那枝悴那枝條直那枝靡蔓如居上臨泄許多人便要容民畜衆之意慶賞刑威都從這箇意思做去語類寬字難識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耳如敬敷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文集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情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敝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如其不然則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予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蓋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

於此者乎滙參寬非縱弛之謂愚按爲禮原以將敬動容周旋都從這箇意思做出居喪原以自盡其哀切之情附身附棺必誠必信都從這箇意思做出縱有得失不致大段走作若無這箇意思無論慢底不好卽敬亦怕入於便辟無論登木而歌底不好卽哭泣亦怕是外面文飾語類若寬便有過不及敬便有至不至哀便有淺深須有上面這箇物事方始就這上見得他得失若無這箇物事則居上爲禮臨喪却似不會一般更把甚麼觀得他又曰寬也敬也哀也所謂本也其本旣亡則雖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擗踊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敬能哀了却就他這寬敬哀中去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縱其他有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又曰不是不去觀他又不是不足觀只爲他根原都不是了便把甚麼觀他重在以字上愚按玩此章語氣須是寬敬哀後聖人更有與之相觀於無盡者看文集論居上之寬一段見得寬字已是確



有實政及民了。就這上面進而觀之。非夫子胸中確有成見。何為鑿鑿言此。為禮臨喪二句亦然。

里仁第四

里仁為美章第一

題鏡三代時有井田以安其業。有學校以興其秀。故人皆上智。世鮮澆風。不必擇而處也。而今異矣。語類里有仁厚之俗。那一里之人。這心不大。故走作。所以有仁厚之俗。如今有箇鄉村人淳厚。便是那鄉村好。有箇鄉村人不仁。無廉無恥者多。便是那鄉村不好。愚按一里之人。得一二人倡率向善。而其餘人無敢羣者。便是仁里。題鏡喝出美字。便見宜處意。語類古人居必擇鄉。是合著事。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而遽遷耶。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為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黃勉齋曰。薰陶漸染。以成其德。調郵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夫

子稱子賤而歎魯多君子。以此也。張侗初曰。不擇而不處。是蚩也。之民。擇而不處。是好徑之民。松陽講義人情所喜者浮華。則以朴實可厭。所趨者熱鬧。則謂平淡無奇。條辨擇便是分別是非處。擇不處仁。便是失其是非。這裏底是非不明。便是本心不明了。松陽講義焉得智。蓋動其是非之本心。張侗初曰。上自士夫。下及謀生作苦之人。皆當奉此為著蔡。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第二

四書通不仁者失其本心者也。張南軒曰。不仁者。勉強而暫處。則有之。至久則移於約樂。饒雙峰曰。濫如水之泛濫。久約為飢寒所迫。而不能自守。以至放蕩于禮法之外。如水之溢出外去。淫如水之浸淫。久樂為富貴所溺。而不能自守。不知不覺。至于驕奢。如水之浸入裏來。語類問既是失其本心。則便解淫濫。而必以久言之。何故。曰。也有時下未肯恁地。徹底聖人說話穩。而今說道他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有不便恁地。徹底題鏡暫猶

可也。何堪久長。暫猶不堪。何況久長。語類仁者心便是仁。早是多了一安字。又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屢屢之忘足。紹聞編忘帶腰之適也。忘屢足之適也。忘適也。適也。語類如孟子說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云云。這只順道理合做處便做。更不待安排布置。愚按無適不然。謂約亦安仁。樂亦安仁。語類知者利仁。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著脚所在。又知得無私意處是好。所以在這裏千方百計。要克去箇私意。這便是利仁。紹聞編或問云。呂氏所謂向慕勉強者。未及乎利仁也。蓋勉強尚是硬去做。利仁則自見得此理之津。有味不能自己耳。愚按不易所守。謂約亦利仁。樂亦利仁。義府心與仁爲一。故曰安其仁。心與仁猶二。故曰利乎仁。須知其字於字之別。語類先生再三誦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之句。又曰仁者洞然。只是一箇心。所以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然須看自家有間底心。是如何。然後看無間底心。是如何。又曰吾心渾然一理。才有私

意。便間斷了。所以要克己復禮。便是要克盡私意。蓋仁者洞然。只是這一箇心。如一椀清水。才入些泥。便有清處。有濁處。

惟仁者能好人章第三

胡氏曰。好其所是。惡其所非。人之至情也。然有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憎而不知其善。愛而不知其惡者有矣。懸鏡偏好偏惡。作好作惡。謂我欲好。惡而故好之。惡之。不然。謂人皆好惡。而姑好之。惡之。不然。謂人可好可惡。而好惡不妨過其量。人雖可好可惡。而好惡不妨留其餘。俱是不能。語類問仁者動靜皆合正理。心有定則凡可好可惡者皆奏。在這則子上。所以能好人能惡人。曰然。程子所以說得其公正是也。惟公然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主處。又曰程子只著公正二字解。某恐人無理會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于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皆當于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

惡又皆當理也。這兩箇字相少不得。題鏡不執已，不徇人好惡原從仁出。情本于性，好仁如自好其仁，惡人如自惡其不仁，肖心而出，慊心而止。語兩人字雖說外邊事，兩能字却說裏邊事，先須無私心，然後當于理不到得當於理，只無私心也不濟事。或問仁固公矣，而主於愛，故仁者于物之當好者則欣然悅而好之，有所不得不惡者則惻然不得已而惡之，是以各盡其物而愛之，理未嘗不行乎好惡之間。愚按好惡從愛之理裏出，則一念之起，具有扶抑之意，而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槩，直為萬世無窮之意矣。有關係故其好惡不可無有，幹旋故其好惡成氣魄，所以謂之能也。

苟志於仁矣章第四

存疑此為寫善未誠而時有出入者言。語類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于仁大段是親切做功夫底。黃勉齋曰：人心不可兩用，志於此必遺于彼。語類

志于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至于有惡。此志字不可草比看。又曰：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又曰：惡是誠中形外過，是偶然過差。雁參此處所重尤在一苟字，著力苟者誠也。愚按苟字須併在仁字志字上看，仁主于愛，有愛人之心，必不存心害人，所謂觀過而知仁也。志於仁則誠，不志于仁則不誠，志無間斷則誠，才有間斷則不誠。若于志仁者心內再添出不誠一層為開宕，則仁字志字比義都混淆矣。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章第五

題鏡言君子為仁之全功，無之而不用其力也。須提起仁字，語類富貴貧賤取舍之間，原不是外面事，學者功夫須從出處去就，辭受取予處做起。愚按富貴貧賤何故便干涉著仁，只為有欲有惡。或問：眾人固欲富貴矣，然立位以行道，亦君子之所欲也。語類富貴人所同欲，若不細便錯了。

又曰。不以其道得之。所謂得之。便設有自到我面前者。吾知其有一毫不  
 是處。也不可處。譬如秀才赴試。有一人先得試官題目。將出來賣。只要三  
 兩貫錢。便可買得。人定是皆去買。惟到這裏。見得破方是有學力。今人大  
 率於利。雖不當得。亦泯然受之。須知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又曰。  
 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其道。決是不可受他底。或問。眾人固惡貧賤矣。然  
 身困而道否。亦君子之所惡也。愚按。貧賤人所同惡。然却不可因此動其  
 心。語類。小人放肆邪侈。自當得貧賤。君子履仁行義。疑不當得貧賤。然却  
 得貧賤。雖不以其道。然當安之。不可與上面計較。云我不當得貧賤。有汲  
 汲求去之心。又曰。不當貧賤。而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吾何  
 求哉。求安于義理而已。若更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張子韶說。  
 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王氏曰。審有兩途。安只一路。愚按。不以其道得之。  
 錯處不在我。只有求去之心。便是我錯了。紹間編陳白沙謂名節者道。

義之藩籬。未有名節不固。而其中能守者。題鏡不處不去。全是以理制欲。  
 在義利關頭上著力。便是用力于仁處。語類。道是就這上立得。脚住方是  
 離得泥水。若不如此。則是在泥裏行。才要出。又墜在泥裏去。縱說得道理  
 也沒安頓處。滙參這一關。煞是難過。莫道取舍之分。其事便粗。即如閔子  
 辭費。宰子路甘縕袍。世間如此。卓七者有幾。不處不去。兩不字。壁立千仞。  
 語類。此一節且說箇粗底。方是箇君子。皮殼裏面更多有事。在然先會做  
 這事。方始能不去其仁。說統去仁。只是欲惡上打疊。未淨註中貪厭二字。  
 最細在自己念頭上勘出。輔慶源曰。貪字與審字反。厭字與安字反。語類  
 這處聖人且立箇大界限。先要人分別得箇路頭。君子去仁。便是不成箇  
 君子。滙參合下。須見得破。斷得煞。才可從此做存養功夫。若稍七游移。脚  
 底先站不穩。更存養箇甚。又曰。饒氏云。此節是結上生下。然味集註。只是  
 足上節語氣。以見斷不可貪富貴。而厭貧賤。為學者先打破利慾關頭。是

本節喫緊處。入後乃從仁字全身徐七生下可耳。語類不處不去。若是資質好底。所見稍明。便於這裏也能見得。只是未必到無終食違底意思。不處不去。乃是立脚處好了。細密功夫。下得聖人之意。不獨是教人于富貴貧賤處做功夫。須是到終食不違。顛沛造次都用功。方可。輯語無終食之間。違仁正面。只是平時無非仁耳。然此意。鶻崙難狀。故借反語托出。滙參聖人特著終食之間四字。正為君子全體用功處。難以措辭。轉說向零星罅隙。求其一念之違。而不可得。此為以疎形密。越勘得些微瑣。悉越顯全身條辨。上節言去仁。便是大段與仁離了。此言違仁。違字下得縝密。凡一念之萌。一私之動。稍有出入存亡。則與仁隱然違矣。題鏡無終食之間。違仁極言無間斷。須從前後際看到。須臾不離處。又曰無違。就功夫說。方與下必于是相照。又須是平時存養無時不然。方與下二句有別。輯語造次顛沛。又就其中抽出易違者。看不到得。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尚尊

不得無終食之間。違仁。題鏡口氣一反一正。一直說下。只作申足無違可也。或問終食猶是無事之時。造次則異於間暇。顛沛則又異於造次矣。語類在預謂造次之期。言草匕不成禮也。左傳過信為次。亦只是苟且。不為久計之意。問曾子易簣。莫是苟且時否。曰此正是顛沛之時。那時已不可扶持。要如此坐也不能得。又曰終食造次顛沛。一句密似一句。須至顛覆流離之際。亦不違仁也。某曰學者須是從富貴貧賤處判斷得下方有用功處。先生喜曰這裏看得分曉。須要做下面功夫。若做得下面功夫。看上面事愈覺分曉。又曰從古聖賢。只是要理會這箇物事。保養得這箇在那事不從這裏做出。象人是這箇心。聖人也只是這箇心。存得心存這裏道理。便在這裏。聖人這處。正是說築底處。正是好著力處。紹聞編黃勉齋嘗言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子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也。故人莫先于明取

舍之分然後密存養之功。雖顏子亦只是如此。顏子簞瓢陋巷。子路衣敝緼袍。便是不處不去底心事。惟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至于三月不違仁。存養得如此好。子路無此功夫。所以只覺篋了。或言曾子易簣。子路結纓。是所謂顛沛不違仁者乎。曰。曾子用功儘密。觀其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直是無一處放過。直是無終食造次違仁。及其臨終易簣。正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也。子路功夫却疎。聖人不肯許之以仁。蓋是有見其平日踐履處。及到臨了。却死于孔悝之難。死生大事如此。草草殺身。而不成得箇仁結纓補得甚事。看來子路平日何等剛大。不可以勢利拘。亞于浴沂。是何等氣象。存養不到。到臨了死生取舍間。未免錯了。所以聖門極貴要下功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精密到一孔不漏。才得免錯。**愚按**子路之存養固疎。然其初事孔悝。便已錯了。仍是取舍之分不明耳。蓋不處不去。力量則有之。而審于始進精察則未也。

我未見好仁者章第六

**題鏡**此望人用力于仁也。語類此與如好七色。如惡七臭。皆是自己身上事。**題鏡**兩者字。劈分是兩種人。沈虹舟曰。好仁惡不仁。從兩下分頭得力。故確然分此兩項。語類此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字。然亦無大優劣。只是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又曰。好仁者。于不仁非不惡。終是好底意思多。惡不仁者。于仁非不好。終是惡底意思多。**韜**世間未有惡仁好不仁者。則好仁惡不仁。如何說箇未見。只世間多是似好非好。似惡非惡。半好半不好。半惡半不惡。不會爲仁。便算不得好惡。故曰。我所謂未見者。乃必須如此方纔算得。接口複下好仁者。惡不仁者。可知。夫子心自問。自有箇模樣。在。愚按仁是吾心自有之物。宜乎所好無如仁。然必真知仁是何物。則好之真心方纔透得出來。如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自然貪多務得。細大不捐。如陸子靜謂六經皆我注。

脚傲然自以爲聖人更從何處討得一點好仁底心。語類真知仁之可好。而實好之。故視天下之物無以尙乎此。若好仁而有以尙之。這便不是真好。又曰好仁只知有仁而不見那不仁來害他。惡不仁是曾知這病痛。惟恐來害好仁是剛強底人。平生未嘗病亦不知有病痛。惡不仁是曾被病害。知得病源惟恐痛來侵著。滙參兩種人均是爲仁。但好仁者之爲仁。自不待言。若惡不仁者下遽接末句。不見功夫實地。故于上下接縫間特下其爲仁矣四字。與之填實。其字卽坐實惡不仁者。語類畢竟好仁較得便宜。然好仁而未至却不及那惡不仁之切底。蓋惡不仁者真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滙參註云。此成德之事。蓋好仁便成其好仁之德。惡不仁便成其惡不仁之德也。真知仁之可好。便好到盡頭。真知不仁之可惡。便惡到盡頭。更不肯有一毫虧欠。此其所以爲利仁。此卽其所以爲成德。須知無以尙不使加。便是下文一足字。樣子與初用力者固不同。

然與安仁却尙有別。語類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須是立志爲先。這氣便隨他。又曰。這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怕志不立。若能立志。氣自由我使。夫志氣之卽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恁地。妻痕恁地。柔弱也。只是這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爲。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因舉手而言曰。心在這手上。手便暖在這脚上。脚便暖。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眞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愚按夫子愛說一日字。蓋接續功夫。轉無可喜。惟蹶然奮發。則立地見效。故也。註氣字便是力字。用其力卽是志。滙參未見只是未見不足之力。以理言不著人說。條辨反言以決其力之必足。未見只當得必無兩字。紹聞編蓋有之矣。指力不足者。滙參世間儘有氣稟昏弱。欲進不能者。如這般人。似亦情之所有。然卽此力有不足者。亦必是已曾用力過來。語類用力于好惡者。固未之見到。資稟昏弱。欲進而不能者。亦未之見。此意聖人只是言其用力者之難得。懸鏡放鬆不足一

四書經 論語卷之二  
步。卽是逼緊。不用一步。屢按聖人關心處。只是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次節就兩者字掉轉。思用力之可至。已是降格。猶有勉進人之意。末節就我未見字。透過一步。但思一用力而力不足者。亦復未見語。遞降而思愈悲矣。愈覺得章首兩句情詞深摯。

人之過也章第七

松陽書 人不能無過。如迫于時勢不得已而冒天下之不韙。若湯武之放。伊尹之廢。立周公誅管叔。孔子諱昭公。事出無可如何。便是理所當然。不可謂過。所謂過者。或一時見不到。或偶然不及。檢揆之于理實是過了。然其中又各有類之不同。蓋由其平日心之所存。身之所習。或常在厚與愛一邊。或常在薄與忍一邊。不知不覺偏在那一邊去了。同一過而相去懸絕。懸鏡視字。倒裝上文。須粘定說。參既謂之過。不獨君子是無心之失。卽小人亦是無心之失。其仁不仁。流露卽在無心處。昭昭然白黑分。

又曰。大指自合兼仁不仁。而聖人却只說知仁。蓋既是小人之過了。更說他不仁做甚。只爲君子過中有仁。故曰斯知仁矣。語意自是爲君子而發。語類非是專要在過上看仁。蓋就過上亦可以知仁。厚與愛畢竟是仁上發出。其苗脉可見。滙參大指只在人之過也二句。勘得分明。下截自迎刃而解。

朝聞道章第八

道者。人之所以爲人也。四書通謂之人而昧其所以爲人之理。可乎不可乎。語類道只是眼前分明底道理。又曰。只是尋箇是處。大者易曉。於細微曲折。人須自便認取。又曰。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第恐知之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必能信得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爲聖爲賢。萬一卽死。則亦不至昏昧過了一生。若禽獸。然又曰。須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問夕死可矣。曰。死亦是道理。愚



按就初聞道時看。因今日之可而悟昨日之不可。直是汗欲浹背也。纔聞道。便有所措其身。程子曰。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于所不安。何止一日。須與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如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凡實理得之于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于此。須是實見。生不重於義。生不安于死。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又曰。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強。至于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年數之不多。不日朝聞道夕死可矣。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于終不聞乎。語類大率是爲未聞道者說。且如昨日不聞。今日聞之。便是。又曰。深言道之不可不聞耳。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爲。便自明白。

士志於道章第九

道中自有許多可議處。必得志於道者。與之曲折以相尋。道有本。吾將與。

議道之所以生。道在德。吾將與議道之所以凝。道有統。吾將與議道之所。以貴。道在人。吾將與議道之所以行。蓋人知聞道爲要。而道非志無由入。非志之真切。亦無由入。陳新安曰。內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小。斯人也。與之議道。則識高明而論精微。語類前面志于仁。則無惡。此說志於道。其志則一。而其病不同。如何。蓋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功夫底。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濶。凡人有志于學。皆志於道也。若志得來泛。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惡食之事。又曰。固有這般半上。半落底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不力。只是名爲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變遷了。這箇最不濟事。條辨志於道。只是說志旣在道耳。而字一轉。便將恥與志歧作兩途。或問。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于觀聽。而自惡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蔬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趣卑凡。又在求飽與安。

者之下矣。條辨志向未求必得。恥已決求必去。道邊趣味短衣食邊趣味長。愚按議字途徑甚長。則足字自不可以輕計。題鏡士字一喝而字一轉未足一斷。未足與議便見未足為士。首尾環合。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第十

題鏡義字是主腦。須先提起說。平時精義行義功夫。已在君子二字中。饒雙峯曰。吾儒見虛空中辟塞。皆是實理。故未應則無思。無為而此理已具。輯語于天下猶云凡事耳。謂之天下言無適不然。集解無適莫是無私心。比義是當理。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語勢只是一滾出來。語類以無可無不可之心。因乎有可有不可之理。愚按君子本心之制。覺得義與己心相湊而已。心又無爾許生硬處。適與義相湊。故曰義之與比。題鏡自一室至四海。與之為服習而已。自一日至終身。與之為浹洽而已。語類非是我去與義相親。義自是與比。沈虹舟曰。必無為適為莫之心。而後可與。

循義才說義。便有圖神意思。其道屢遷。任臆不得也。必有為適為莫之形。而後可與守義才說義。便有剛方意思。所見既明。游移不得也。

君子懷德章第十一

四書通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他處多指其所為。此章則指其所思。所為者行事之著。所思者心術之微。題鏡懷與喻不同。喻是知條下事。懷是意條下事。有起心發志。經營圖度。懷抱不脫。眠思夢想。意愚按懷德。只為是我所固有。底故看天下善事。皆我所當為。而不可不為。題鏡懷德。便有居無求安意。葉麗東曰。懷土者。已得便安。係戀不舍。明知道義當為。而惟恐失其所有。明知名節重大。而惟恐喪其所樂。但思安逸。不能遷善以成其德。紹聞編繫戀而不能以義決。若安土而重遷。亦不啻為其所固有者。語類懷刑如禮記所謂畏法令。初不以先王治人之具。而有所憎疾也。亦可借而事修省耳。又曰。君子心常存法。大抵君子便思量。苦底小人便思量。

甜底題鏡懷刑。便不敢自處于貪婪。義府懷惠者私恩小惠。相嘔相沫。不知有天理國法。愚拔貧賤者以趨附之勤。而冀人之沾潤。富厚者以濡沫之餘。而冀人之趨承。以至於觸刑辟而不顧。陳新安曰。懷德者安于善。懷刑者畏法而不為不善。懷土者自戀其所有。懷惠者貪得人之所有。愚拔只四箇懷字。引出無數事端。四者相逢。又生出無數變態。今看史鑑。以此章括之。無餘蘊矣。

放於利而行章第十二

義府常人是非之心。恒不勝其利害之心。故聖人常以利害警之。利害明。則是非明矣。夫利者人之所同欲也。可公而不可私。題鏡利不止財利。凡計較自私。要占便宜。皆是語類。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有便宜處。做便不恤他人。晁氏曰。依于義而行。則此既宜之。彼亦宜之。依于利而行。則專利于此。貽害于彼。語類只據道理做去。亦安能盡無怨于人。但識

道理者。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若放于利。則悖理徇私。其取怨之多。必矣。程子曰。貪之甚。則昏敬而忘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象引。凡得利不自義中來。人情自不能平。義府干夫所指不疾而死。害孰大焉。求利而得害。愚者不為也。聖人之警人切矣。

能以禮讓為國乎章第十三

此章先要醒出禮字。條理秩然。綜理不亂。正所以綱紀國事者。讓字緊貼禮上。看出禮之實意來。或問禮之繁文末節。當世所尚。皆時人所易行者。至于辭讓之心。則禮意之實。而人所憚為。語類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擊拳曲跪。升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偽為。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偽不得。國書通能字。緊要行禮非難。能讓為難。常人雖欲讓。私欲害之。有欲讓而不能者。滙叅非禮無從見讓。非讓無以為禮。讓字是二。是一能者行讓之實。而達之以文。愚按以讓為禮。則所謂禮者。即有上下交

四書章句  
卷之二  
季之誠有舉綱提目之法。義府爲國以禮行禮以讓。此是從古治天下之  
天道。帝堯成放勳之治。只是克讓。舜讓于德。而九官皆讓。文王以服事殷。  
而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真能行此禮讓。則爭從何生。亂從何起。不俟更張。  
四境大定矣。語類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于事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  
者禮之實。所爲恭敬辭遜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須是自家盡得恭敬。  
辭遜之心。方能以禮爲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則爲國。何難之有。不能  
盡恭敬辭遜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况爲國乎。曰。且  
不奈禮之節文。何以爲國。滙叅襲禮之文。而陰喪其實。譬若人身官體。  
徒具而精已銷亡。實是展轉奈何。不得憲按實心。不貫行得來。必有參差。  
且與之行禮者。必有錯亂。其所以爲國者。參差錯亂。可想而見。  
不患無位章第十四

題鏡位與名兩平。俱就學者說。輟語只爲人心皆向外求諸人。故聖人于

此等處。皆引向裏求諸己。明下兩不患。所以截斷人心。邪竇。沈虹舟曰。何  
必言人爵非崇。患所以立而已。或問所以立乎其位者。進于其道而已矣。  
語類不怕無官做。只怕有官不會做。若有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位  
非所患也。題鏡有位可無位。亦可沈虹舟曰。不必云知希我貴。求爲可知  
而已。或問所以爲可知者。勉于其實而已矣。疏意可知者。不在人稱之。而  
在吾所以爲之。是所當汲汲求也。翼註可知。是可以當人之知。不是可以  
致人之知。輯語人知。固見其可不知。亦不失其可。滙叅兩不患。極斬截然。  
又須識得下面兩轉語。輒得緊敲得實。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第十五

語類。曾子未聞一貫說之時。他也須知得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  
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如何是敬。如何是孝。如何是慈。是信。件  
件都實理會過了。然後件上實做將去。零七碎七煞着了功夫也。細模得

箇影子只是爭些小在問坐問學者云何故曾子既能隨事精察却未知其體之一處。答云曾子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正如水相似。田中也是此水。池中也是此水。海中也是此水。不成說海水是精。他處水是粗。緣他見聖人用處皆能隨事精察力行。不過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又曰曾子魯却肯逐一用功。推去。推得這一件去。便這一件是他底。又推一件去。推來。推去。事上曉得。愚按謂曾子行其粗而未造其精。則是行之不著。習矣。不察之病也。曾子必不如此。他見聖人每事做得十分盡。不留毫髮遺憾。便從力行上學去看三省章。是如何用心。又覺得爲臣止敬爲子止孝等同一用心。而心不同。用如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如每事各有用心處。知力行中少不得精察。若乃耘瓜被杖之事。亦謂是力行耳。却被夫子痛責。知隨

事精察力行甚不易言。及聞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等語。乃知如心爲恕。卽已之所以責人。便曉得責己之道。推之于事。無不合矣。從此以後。漸覺得此事所用之心。施于被事。一轉便合。每積吾之誠心。隨他事至物來。將此心分應將去。所謂也。細摸得箇影子也。語類被孔子一下喚醒。云吾道一以貫之。他便省得。蓋他平日事至每被。被他看破。事上到頭。做便曉得一貫之語。是實語也。愚按曾子之一貫。有恰相湊合處。須知猶有爭些小處。蓋彼時方覓得此心在我。隨事而可以及人。所謂細摸得影子。此時胷中方有箇對萬而言之。此一方便推行得去。亦覺有流貫意思。猶不免費照顧也。集解或有以一貫萬爲說者。則是聖人亦未免于有意也。當味聖人之言。曰一以貫之。不曰以一貫之。愚按夫子以一貫語會子。蓋見他功夫實是做得透上一層。將到一貫境界。故呼而告之。語類聞一貫之說。他便于言下將那實心來承當。得體認得。平日許多功夫。許多

樣事千頭萬緒皆是此箇實心做將來恰如人有一屋散錢放在地上當下將一條索子都穿貫了又曰曾子都將錢十十數了成百只是未串耳聞一貫之說忽然猛省謂這箇物事元來只是恁地如人尋一箇物事不見終歲動動一旦忽然撞著遂至驚駭愚按如顏子之無所不悅只是平舖地便見沒恁地差異也恰如子貢正當無詔無驕自守時忽聞樂與好禮猛然見得義理之無窮正復相似語類他只是見得聖人千頭萬緒如此好不知都是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得都是從這一箇大本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好都是這根上生氣流注去貫也又曰曾子平時得許多散錢只是無這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他今人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幾箇孔良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又曰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不得便言一時天資高者流為佛老低者只成一團鶻突物事在這裏愚按曾子之唯也是初了得後尙未沉潛理會故

夫子遂出蓋其趣味猶短未可以贅言故也若顏子不違如愚夫子却與言終日津津不倦於此見夫子循匕善誘然是不苟或問夫子之告曾子也門人莫不聞之矣然獨曾子為能默契其指而他人不與是以因夫子之出而問焉耳然彼未及究夫衆目之殊則所謂一者亦將安所指哉使曾子而非有以實得乎此則必重以己意推繹聖言而反益其惑矣語類零亂錢一堆未經數便把一條索與之亦無由串得饒雙峰曰曾子答門人何不曰一本萬殊體立用行之類而曰忠恕蓋忠恕二字學者所易曉便可用功盡得忠便有這一盡得恕便有會以貫之一以貫之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勉強底一以貫之紹聞編一以貫之必合四字以成文忠恕相為體用亦合兩字以見義解此則上下相涵之義乃徹又曰忠恕在聖人分上乃程子之所謂動以天者故謂之借觀曰借則非正言學者之忠恕矣使聖人分上無忠恕亦借不得楊維斗曰聖人非能盡聖人無以自

見其心。而吾人一念能盡。亦有以見聖人之心。聖人非能推。聖人無以共見天下人之心。而吾人一念能推。亦卽有以見聖人之心。何多歧焉。語類忠恕本是學者事。曾子借來形容夫子一貫底道理。今且粗解之。忠便是一。恕便是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來。聖人極誠無妄。便是忠。七則一才推出去。便貫了。此忠恕所以爲一以貫之。又曰。一譬如元氣。八萬四千方。毛孔無不通貫。是恕也。又曰。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又曰。枝葉不是恕。生氣流注貫枝葉底。是恕。信是枝葉受生氣底。恕是夾界半路來往底。又曰。天地是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箇無爲底。忠恕學者是箇著力底。忠恕學者之忠恕。方正定是箇忠恕。愚按聖人之道。如元氣。此氣到時。萬物發生。此氣回時。萬物收藏。不是忠恕底事。却未嘗不是忠恕底道理。學者則如草木之根。內含生意。須是培養他。生意出來。曾子示門人。使當下便知聖人氣象。其言于上面。將聖人無思無

爲底。本領移下來。說下面。令學者脚下。就有著力處。是箇徹上徹下底道理。行潦中水。便是大海之水。更無差別。語類天子告人。不是見他不曾識。所以告他。曾子是他經歷得多。所以告他。子貢是識得多。所以告他。曾子是以行言。子貢是以知言。曾子平日都積累做得來。已周密。皆精察力行過了。只是未透。夫子只點他便透。如孟子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是到這裏恰好。著得一陣雨。便發生滋榮。無所凝滯。子貢却是資質敏悟。能曉得聖人多愛與他說話。所以亦告之。問尹氏云。此可見二子所學之淺深。曰。曾子如他與門人之言。便有箇結纜殺頭。亦見他符驗處。子貢多是說過曉得了。便休。更莫收煞。如子如不言處。也沒收煞。問他言性與天道時。却是他有得處。否。曰。然。又曰。曾子說忠恕。如說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一般。自有交關妙處。當時門人想亦未曉得。自後千餘人。更無人曉得。惟二程說得如此。分明問推廣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推廣不去。天地閉。賢人隱。如

何曰亦只推己及物。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七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于己。不利于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又曰二程說得如此分明。其門人更不曉得。惟上蔡深得二先生之旨。其次則侯師聖。其他雖游楊尹。皆說不透。某舊時與胡藉溪范直閣諸公商量此段。都說道龜山便是明道說。某深以為不然。更無路得分疏。後來把程先生說自看來看去。乃大分明。以此知聽說話。難須是心同意契。纔說便領畧得。龜山說得恁地差來。不是他後來說得差。是他當初與程先生對面說時。領畧不得這意思。程先生那一段。是劉質夫記。想他須是領畧得。愚按子夏賢七易色章。卽是曾子力行之意。後面說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却將隨事精察之意。漏了。遂引起後來陸子靜王伯安猖狂恣肆之說。以是知立言不可以不慎。語類萬物

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如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便是推己之心。做到那物上。學者之忠恕也。這事便是難。且如古人云。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果會無一處不到。如堯之克明峻德。黎民於變時雍。夫子立之斯立。動之斯和。這須從裏面發出來。君子喻於義。章第十六。

題鏡此君子小人就已成者。言緊要在兩喻字。他處僅觀其相似相反之迹。而不及其獨知獨覺之微。極其分見。雜出之端。而不見其真知灼見之處。此則從心解神會。旁通曲盡。無微不入。無處不精之。所喻而別言之。愚按兩喻字。同其精微。兩于字。各有途轍。義與利同行而異情。或同是一物。



而各異其用。或同是一事而各異其心。語類只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又曰。如今做官恁地廉勤。自君子為之。只道是合著如此。自小人為之。只道如此做。可以得人說好。可以求知于人。愚按其物愈多。而其用愈妙。其事愈變。而其喻彌真。喻生于所好。各有攸七。七之神喻趨于所明。各有愈入愈深之妙。喻之精微不迷于毫釐之介。喻之成功各伸其所好之權。語類君子之心。虛明洞徹。見得義分明。愚按君子心專于義。遇事觸物。都與吾心之意相應。故能應機合節。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抑且此事道理。便動著。彼事機關。前事精誠。已藏伏後事根苗。體用相涵。動靜互根。其妙處。自與小人之喻利不異。語類君子之于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又曰。小人只管計較利。雖絲毫底利也。自理會得緣。是他自元有許多罅槽。惡濁底物。所以纔見那物事。便出來。應他這一箇穿孔。便對那一箇穿孔。又

曰。小人于利。他見這一物。便思量做一物事用。他計較精密。更有非君子所能知者。又曰。小人之于利。亦是于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亦深好之也。又曰。義利猶頭尾然。義者宜也。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那事合當如彼。裁處其宜而為之。則何不利之有。君子只理會義。下一截利處。更不理會。小人只理會。會下一截利。更不理會。上一截義。往七兩件事。都有利。但那一件事之利。稍重分毫。便去做那一件。愚按若利重而有害義。以伏後患。處他却不顧。此其所以為小人也。又按他各自用心處。愈入愈深。故益津津有味。與莊子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同意其喻之精微。各有不足為外人道之意。而其喻之功用。君子則統天下之人。而範圍而不過。曲成而不遺。連小人也。在範圍曲成中。小人亦復竊喻義之似。而亂其真。乃即據君子之號。而奪其權。小人當君子之世。必出為君子用。但目表見其才力。而不知其意。指故君子亦有用小人之時。而斷無墮小人之計之時。君子

當小人之世。必不為小人用。惟自韜晦其經濟。而安肯推助其波瀾。故小人即有用君子之心。而終無牢籠君子之術。君子在上。真能與無窮。底太平。小人在上。亦能把持得一時安寧。而其貽患于後世也。遲之愈久而其禍愈烈。語類。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喻義。小人陷溺此心。故所知者只是利。或問。周氏所謂其失在于用心之初者。其切要之言歟。

見賢思齊焉章第十七

情言。平日固有為善去惡功夫。語類。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有益。輔慶源曰。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遁。然徒見之而不反諸身。非為己之學也。條辨。賢不賢不論大小。不論全體一節。見便思齊。內省則無善不得。而無惡不去。愚按。如此活看。方合註中亦有是善亦有是惡。兩是字之意。沈虹舟曰。索是存心。遇著便思便省。緊須立志。賢不可讓之人。不賢不可肖之我。謝氏口好善之心。切故思齊。惡不善之心。切

故內自省。葉麗東曰。思齊內有精進功夫。自省内有克治功夫。題鏡思字。固重齊字。亦須扶搦。愚按。自省須看內字。不是塗飾不留一絲。題鏡提過。見賢見不賢。透發思齊內省。見為己切寔之學。講思齊內省。抱見字。見觸目警心之益。謝氏曰。以明善之心。觀道則難。以好惡之心。觀賢不賢則易。

事父母幾諫章第十八

沈虹舟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孝子之心。見其施于己者如此。若是施于人者。安得謂更無不是處乎。語類。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幾微也。只是漸。七細密諫。不恁峻暴硬要關。截。四書讀若不知父母之有過者。然使父母若不知子之諫者。然投于情誼之所生。而妙于神明之所不自竟。滙參。不敢不諫。又不敢顯諫。固是愛心所形。然此中已藏敬字。為下文又敬埋根。語類。才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

也。沈虹舟曰：視無形，聽無聲，總是相參于微渺，諫而幾者此也。見不從之，在志亦此也。幾諫固以敬，平居何嘗不敬。至此又加敬者，敬天之怒，冀以格天之心。又有一番洗濯淬厲，條辨此時并幾諫且少停，又竦然起我底敬，起我底孝，全以精神志意感動其親。豈有不悅者，悅則復諫，語類不違主，那諫上說，上不違幾諫之意，切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于無過之地，其心七念七，只在如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怒，亦非也。問勞字，曰：諫了又諫，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疏意若自家悔恨，有一毫憚勞之心，卽是怨。孝子于此可諫則復諫，不可諫則負罪引慝，以冀親心感悟，語類愈當起敬起孝，乃是深愛其親也。

父母在不遠遊章第十九

題鏡此爲遊子戒。欲其體親心也。謝氏曰：不以親之心爲心，非孝子也。題

此因人輕易其言，而舉古以示訓。蓋雖言之不悖，亦不可輕易其言也。言者行之端，可言而言，正要與躬行相顧。一面事便是兩面精神，如子貢說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便是言出而躬不逮了。題鏡古人用心之密，全在欲言不言，欲出不出時。沈虹舟白之字緊呼也字，集解就言時有若拙若訥之狀，正恥心發現處，言在口而精神全注于躬，亡之不逮，非但全然不行爲恥，便是躬行微有不逮，亦以爲恥，亦不必到躬不逮然後恥。當言之時，便預以爲恥，慝按卽泛然論一道理，亦必先行言而後從之。

以約失之者鮮矣章第二十三

題鏡此示人寡過之方，爲才智自逞者言也。語類人須要檢束，令人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集解大抵精神一泄越，便多踈虞，才力一馳騁，便多顛蹶。約則寧靜無躁，寧歛無肆，才力也，運用得去，精神也，照顧得

四書經 言部卷之二  
來凡當身之尤悔世境之險阻皆從寸心謹持之雖未能皆中節所失亦鮮愚按失字照定規矩準繩說就規矩準繩中勿取過大一步于我所能為者降下一格常令才力有餘便易入机殼如子張亦是行夫子之道只因才高意廣每事只向高廣去所以多失夫子每七做之

君子欲訥於言章第二十四

首篇敏于事而慎于言此倒從言說起者放言易故也慎言未易幾但欲訥於言而浮躁之氣亦少歛矣夫不從躬行心得出而輕易其言于奇百怪魔障萬端欲訥言便省了無數魔障從此敏於行便可望躬行心得矣前言敏事就知行之事大槩說此言敏于行含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意前是言行正理此特為放言下鍼凡人品格不長進只為知識不到才有所知即議論如風發泉湧而行只依舊今訥言敏行欲為偏師直搏之計識見但有長進即行與俱進假令能行不能言亦不失為慥七篤實之君

子

德不孤章第二十五

語類德不孤以理言沈虹舟曰降衷秉懿人所同得此萬物之一原無所為眇或也故一日克復則天下歸仁條辨德自是不孤以此心此理同也此是自源頭說下愚按須認德字是自初修德者言舉一鄉無修德者而一人創為之縱有所得疑乎必至于孤故以其理斷之勿填感應泛語與天下歸仁大話德從性天來纔有德必有與性天透著處便有與人之性天相觸發處此其所以不孤而必有鄰也語類必有鄰以事言愚按未必人人能同也有同得者與之相應則一可以無懼矣

事君數章第二十六

此要人知數之取疏辱而自審所處也語類以諫而數者是意善而事未善陸稼書曰要人善于進言使君友得諫諍之益集解忠臣固不怕辱良

友固不怕疏。但辱則回天無策。疏則責善無功。愚按爲臣爲友。當有忠告善道之方。若以數而致疏辱。則非君友之過。而我自取也。楊氏曰。大臣以道事君。朋友忠告。善道宜皆不可則止。或疑子之訓大臣無毋自辱焉之文。沈虹舟曰。君臣之分。侔于天地。必不得已。流離竄斥。卽九死庸得辭乎。要使我無求榮之心。則一言而蹈誅戮可也。其不及是。三諫而逃亦可也。每覽明史正嘉隆萬之世。手舉一事。連章累牘。跪泣端門。聲達宮寢。至使人人爲陳禾之碎衣。日日有朱雲之折檻。推尋其故。忠君之心不敵其啖名之心。分欲得一廷杖以去。歸以詫其鄉鄰父老。而增光于國史家乘。夫是之謂求榮而辱亦甚矣。鹿鳴之宴嘉賓。在先王爲以禮使臣之厚。亦使爲之臣者。知以禮自處。而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無愧于嘉賓之賜我也。愚按君友無受言之量。則宮之奇可以去。且持重又可以有待。故賈戚非大過不諫。箕子已爲奴。見比干諫死。卽被髮而佯狂。孔子于原壤夷俟。

以杖叩其脛。登木而歌。則若弗聞而過之。皆不可則止之義也。但君友之恩義已深者。自當別論。義府亦有事勢所迫萬不得已而爲之者。雖取辱取諫所不能顧。故君子知進知退。知存知亡。愚按斯矣二字。爲人臣人友。點破事機之所必至。要人自己斟酌所處。預定於中。則不疑於所行矣。

四書

四書釋論語卷之二終

論語卷之二

美

卷之二

